

杀手的巢穴

孝廉
玉恒著

8.13 阴谋

毛主席和警卫人员





国防大学 2 060 6767 3

8.13 阴谋

孝廉 玉恒著



100076 62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6767 3

(冀)新登字003号

8·13阴谋

孝廉 玉恒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号45号)

山西省忻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9.7印张 21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7.80元

ISBN 7—80505—952—7/I·842

内 容 提 要

1948年5月，刚从延安转移到河北阜平城南庄的毛泽东同志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袭击，他的住所连中了5枚炸弹……

暗杀！这一卑鄙的目的地极为明确，可是，敌人是怎样获得的情报，又怎样寻找的轰炸目标呢？敌特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拟定了罪恶的“8.13行动计划”；代号“剑”的刺客就是这一系列暗杀计划的魁首。

怎样才能有效地扼制敌人，斩断“剑”的黑手呢？我“反8.13”总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我内线特工人员的协助下，我部接连破获了混入的内奸“蚯蚓”，查处了被敌人拉下水的中央警卫团的叛徒“喜鹊”，搏杀了恶神凶煞康维宗——“剑”的替身，但是，唯一能摸到“剑”的线索却断了……

在爱国知识分子许玛莉的配合下，我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六臂哪吒”，从保定天主教堂内偷拍了敌特与“剑”联络密电码，送出了敌机轰炸我中央机关的准确日期，并探明了轰炸标志——红十字架，然而就在这时，“剑”又悄悄地向朱德总司令伸出了黑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小说惊险曲折，扣人心弦；人物众多，且形象各异；故事奇特但又不失历史真实。

楔 子

巍峨峥嵘的太行山，莽莽苍苍，连绵千里，恰如一条巨龙，飞翥在中国的燕赵大地、华北平原，燕山，则是这条巨龙高昂的头，拱卫着它颌下的骊珠——古都北平；恒山则是这条巨龙高耸的腰，俯视着座座古老城镇——保定、正定。恒山，作为太行山的主峰，被列为中国五大名山之列，代表着北方群山，古往今来，受到多少英雄豪杰、墨客骚人的讴歌赞美。

太行山所处的战略位置也至关重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远在春秋时期，赵简子就留下了“宝符藏于常山”的至理名言，历史又屡屡加以证明：“得常山则可得燕赵，得燕赵即可雄天下，”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在这里上演。

太行山东麓的阜平县，有这么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村庄城南庄。

城南庄依山傍水，山不高而俊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人不多而朴纯。

1948年5月5日，城南庄接待了几位新的居民，从此，这个极不显眼极为平凡的北方小乡村就名载史籍，扬名

天下。

这几位新居民的装束没有什么特别，是乡亲们司空见惯的解放军的式样。

这几位新居民所属的机构也很平常——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新兵训练处。

这个机构没有任何显眼之处，只有几棵大枪，几匹驮马。

乡亲们略为感到奇怪的是，新兵训练处既不招募新兵，也不操练新兵，听不到训练的哨声和枪声，看不到有新兵进出的身影。

这个既不招兵又不练兵的新兵训练处，究竟是个什么单位？村民们私下琢磨议论开了。

“准是个很重要的高级司令部！”持这种看法的村民，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希望还是一种判断。他们希望它能是一个高级司令部。一个高级司令部住在城南庄，住在他们的身边！这个简单的事实里包含着解放军对他们村的多少信任！这是多么高的荣誉！这足以使他们的子子孙孙引为骄傲和自豪！

“要真是一个高级司令部，那敢情好！可是，不象啊！司令部有‘五多’，这里却没有。”

他们从日常的经验中总结出高级司令部的五个多来：电话线多，女兵多，老头子多，驮马多，手枪多。这个新兵训练处，虽然有好几匹驮马，却没有其他四多。

“准是个高级首长来这里养病。你们没见每天午后在河边散步的那个老李同志，脸有多黄多瘦？”

“你这就说错了。那个老李同志，名叫李德胜，是个大学回家，他屋的灯总是彻夜不灭。他总是写呀写，不停地写，在写一本大书呢，天亮了才休息一小会，哪是来养病的？”

村民们的首领村长这么敬畏地说道。

村长的话自然具有最大的权威，这不仅因为他是村长，还因为他是有幸被李德胜邀去做过客的人，进入过老李的办公室。

村民们不再争论了，心里都在默默地衡量着，高级司令部和大学回家哪一种更重要，更能使他们和他们的村子获得荣耀。

老村长却叮嘱开了：“不许瞎议论了，更不许到外面瞎传！这么尊贵的客人住在我们村里，要是传出去引来特务，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奇耻大辱，八辈子也洗不清。以后，不论白天黑夜，大家都得多一个心眼，注意进出的人，有可疑的立即报告！”

他的这一席话说得村民们连连点头。

这里本来是老区，加上去年实行了土改，人民得到了土地，更是一心向着共产党。为共产党保守机密，已是妇孺皆知的事，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老村长的叮嘱，因此显得有些多余。

村民们和新居民相处得很好，新居民们不仅向村民们讲述革命必胜的真理，还教他们种植水稻，关心他们的家庭婚姻、田间耕耘；村民们尽着主人的责任，自发地站岗放哨，盘查行路，保护着尊贵的客人。

北方的春天是短暂的，夏季在严寒退归后很快来临。

山如青螺周遭碧，花似黄菊彻骨香。今年，这山似乎更加碧翠，花似乎更加芬芳。旁边的溪水，比往年更加深情地回吟低唱。

这溪水，名叫胭脂河，传说是因隋朝南阳公主出家时在这里洗去红妆而得名。这个美丽的名字，使这里的山水披上了传奇的色彩，更具迷人的魅力。

而今，几个神秘客人在山间小路上留下他们的足迹，在明澈如镜的水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使这里的山山水水披上了云诡雾谲霓裳羽衣。

多美好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多动人啊，娓娓村头语，依依墟里烟！

美丽的城南庄，一片幸福、和平与安宁！

不仅村民们不知道，就是“训练处”的警卫员也不知道，甚至连当时的华北公安厅也不知道，这个“新兵训练处”实际是我党中央的领导中枢，李德胜便是毛泽东同志使用的化名！

为了指挥全国的反攻，党中央从陕北迁入了华北，来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

连电话也没有安，只有屋顶的无线电天线，不分昼夜地发射出强大的电波，把党中央的军事部署送到全国各个战场，指导解放军健儿们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光阴荏苒，十天过去了。

5月16日凌晨到来了，灰色的黎明的苍穹上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清风从草梢间树叶下缓缓游来。一股凉气在胭

脂河面升腾起来，滚动起来，顺着石灰岩山峰的斜坡铺展开去，象少女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她的情人，掠过河边的田野，伸进熟睡着的村庄。河岸的沙滩、土地、房屋和带着露水珠儿的草木，都笼罩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晨曦里。太阳却仍懒洋洋地不肯驱车上路，只挥动着她的金色鞭梢，在东方地平线上空的天际留下了缕缕令丹青手叹服不已的霞光。

这时，新兵训练处那盏亮了一整夜的油灯，困倦地闭上了眼睛，伴随着它的主人休息了。

两个警卫战士在院里游动着，呼吸着黎明时的清新空气，惬意而舒心。

他们万万没注意到，他们警戒的房子的屋顶上，不知在何时铺上了几床红棉被，搭成十字形。当然，就是注意了，他们也未必能意识到那是一种罪恶的指示信号——在北方平坦的屋顶上，晾晒什物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

他们觉得，今日的黎明和往常的黎明一样，美好而且宁静。

天渐渐大亮了。田野里，出现了悠然自得的牛羊；小溪边，出现了提壶汲水的少女；林梢头，出现了啾啾啼叫的鸟雀。

这一切，是那样无忧无虑，生意盎然。

忽然，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

两个警卫员抬头寻声望去，只见一架美制侦察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

两个警卫员嘟囔着骂道：“该死的黑寡妇，又来嚎丧了！”

他们仍未予以高度重视：自从去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以来，敌机就断不了来侦察骚扰，只是，以往从未出动得这样早。

因为见是侦察机，连躲避空袭的报警钟也没敲响，仿佛空中的不祥飞行体不会加害人们似的。

侦察机在空中盘旋着，圈子转得越来越小，飞得越来越低。

敌机飞行员把眼睛瞪得溜圆，努力寻找着地面的指示信号，忽然，一个巨大的鲜红鲜红的十字架向他迎面扑来，他心中一阵狂喜，用无线电向遥控着他的上司报告道：

“发现信号，红十字架，红十字架，阜平城南庄，阜平城南庄！共军毫无警觉。”

他的上司也欣喜若狂地回答道：

“知道了，继续飞行，不要扫射！努力麻痹他们！轰炸机已经起飞，注意联络。”

侦察机继续转着圈子，拉高高度，渐渐远离村庄。

村庄里的人们以为敌侦察机没有发现什么，心情变得轻松起来。

不多时，一匹战马驮着一位年近半百的将军飞驰而来。刚接近院墙，他就向迎上去的中央警卫队王队长高声命令道：

“赶快请老李同志进防空洞，情况异常！”

几乎就在同时，大地微微颤抖起来，沉重的马达声撞击着地面，一架低空飞行性能很好的双翼轰炸机从阳泉方向飞来，出现在西边的天际。

立刻，防空报警的钟声骤然响起，整个村庄立刻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

眨眼间，轰炸机飞临城南庄上空。在侦察机的引导下，轰炸机很快发现了屋顶上由棉被搭成的红十字架。

轰炸机飞行员迅速调整着飞行高度，驾驶着飞机飞行了一个小圈，进入理想的俯冲角度，一按机头，向红十字架下的房子猛扑下去，狠狠地摁动了投弹电钮，同时高声向他的上司报告道：

“请向主教大人报喜，对方毫无防范，弹中目标！”

“太妙了，你创造了震动世界的新闻，我为你向田大主教报喜，向总裁请功！”

连续五枚炸弹落到了城南庄里。

大地颤抖着，村庄被烟火吞没了，红十字架化为灰烬。

轰炸机和侦察机兀自不肯离开，围着烟火中的村庄绕了几圈。俯冲扫射了一阵，欣赏了一番他们创造出来的战果，确信目标已被完全摧毁，这才带着自动拍摄下来的照片，得意洋洋地返航了。

第一章

红衣大主教担任了“圣公教青年反共保国团”团长的世俗职务，这表明，他着急了……

一间陈设华丽的会客室，铺着猩红地毯。

会客室里此时没客人，只有焦急地等待着客人到来的主人——蓝眼睛白面孔高鼻深目的红衣大主教田更辛和与他具有相同欧洲人外貌特征的修女院管事柳什卡。

田更辛是梵蒂冈任命的法国驻中国天主教的红衣大主教。他本名迪安·戈尔逊，是当时驰名中外的汉学家。按照汉学家的习惯，他取了田更辛这样一个汉名，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反而少为人知了。

他是南京当局的座上客。四月底他飞往南京，再次探讨了半月前制订的旨在刺杀我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04号计划”。5月初，南京最高当局又把他召去，制订了旨在袭击我军在华北地区总部的“8.13”行动。“8.13”是田更辛亲任团长的“圣公教青年反共保国团”的代号。田更辛回北平后就在他的天主教教堂大门上正式挂出了“圣公

教青年反共保国团”的牌子，指挥他的教徒们着手实施“8.13”行动。

随后，他从代号为“蚯蚓”的打入我军的内奸口中侦知，阜平城南庄来了个化名李德胜的神秘人物。田更辛根据各种情报判断，这个李德胜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头号人物毛泽东，也会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他和南京直接通了电话以后，便把“蚯蚓”召到保定，由保定天主教堂的主教雷震远向“蚯蚓”下达了毒杀李德胜的命令。可是“蚯蚓”几次汇报说没有机会，田更辛于是让南京最高当局从阳泉派出了飞机。

这便是“5.16”轰炸背景。

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了。轰炸效果如何？田更辛还没有接到保定雷震远的电报。田更辛因此打了电话，要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站长史泓和华北“剿总”二处处长刁化仁到他的会客室里来一趟，先核对轰炸效果，再酌情采取相应行动。

客人还没有到，田更辛便和柳什卡闲聊着，两人都是一口纯熟的汉语。

柳什卡是逃亡东北的白俄后裔，顽固坚持着反苏反共立场，先是接受日本侵略军的特务训练，苏军进入东北以后，她便逃到北平，投入了天主教的怀抱，成了田更辛的情妇兼秘书，继续从事着反苏反共的罪恶勾当。

5月初，柳什卡奉大主教之命，去保定向雷震远部署“04号计划”的实施细节。她在保定听说田更辛要组织“8.13”，并亲任团长，她就竭力反对公开挂招牌，更反对田更辛挂团长的名。今天早晨回到北平，她见教堂大门上

已挂出了牌子，忙再次向田更辛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说这对教会的名声不利。田更辛反复向她解释，他是被逼上马的，战争的时局太糟了，知识界人心不稳，国民党需要借用他的号召力，去笼络住那些崇拜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人们。

柳什卡仍然认为，公开挂出牌子，将不利于教徒们的活动，特别是不利于解放区的教徒们的秘密活动。

田更辛笑着解释道，在解放区，教徒们活动的公开掩护口号是向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教会的宗教活动得到尊重，教会人员得到保护，不强迫他们介入政治。末了，他补充道：

“相当部分教民只知道‘8.13’的这个宗旨，这有利于掩护少数骨干的真实身份和活动意图。不要再争辩了，形势不允许我们袖手旁观了。南京方面对五一六轰炸寄托了莫大的期望，对‘04号计划’和‘8.13’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支持他们打赢这场战争。”

柳什卡从田更辛的神态中看出，他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不足，他着急了，才赤膊上阵，担任了世俗职务。

她叹了口气，忧心忡忡地说道：

“从迹象上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都到了华北。这不是吉兆啊！共产党如果到了东北，下一个目标便是北平了。您知道国民党的东北作战方针是什么吗？”

田更辛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扼要地告诉了柳什卡。柳什卡叹道：

“共军已经围困长春，使出了他们围城打援的拿手好戏；国军却仍然举棋不定。前途险恶呀！”

田更辛竭力鼓舞着部属的士气，道：

“只要‘04号计划’和‘8.13’行动二者有一项得手，都可以给共产党的首脑机关造成莫大的打击，使中共短期内神志混乱。明白吗？这就是南京当局寄厚望于我们的原因。谈谈共区里孩子们的活动吧！”

柳什卡狠狠地说道：

“可恨‘蚯蚓’太胆小，不然，一人之力就可叫中共上下慌乱。吴雅格说，他早已物色到中共要害部门的一个实权人物，一个步兵旅的旅长，经过半年多的观察，这个旅长会上钩的。这也许是‘8.13’行动和‘04号计划’成败的关键。”

吴雅格是正定教区的一个中国神甫，却早已把灵魂出卖给了洋人的天主，是田更辛的忠实鹰犬，现在负责着石家庄地区的间谍活动。田更辛虽然怀疑他，可是对他确定这样一个猎取目标也很感吃惊，不放心地说道：

“当心让恶鬼打进来。一个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共军旅长，在他们节节胜利的时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内应吗？”

柳什卡轻松而自信地说道：

“放心吧，他终会拜倒在石榴裙下，任我们驱使的。”

田更辛仍然没有信心地说：

“美人计并不是都能奏效的。对手倘若稍有头脑，立即会猜出这美人的背景并以告发相要挟，结果是白白赔了个美人。”

“柳什卡笑道：“一切都安排得无懈可击了，这美人是他的一个亲戚，两人现在已是心照不宣地热恋上了。当然，要降伏一个共军的旅长，仅有女人的魅力是远远不够的，还

得有绝招。”

她走到田更辛的身边坐下，哧哧笑着说出了她的绝招。

田更辛听着听着，眼睛喜得眯成了一条缝，等柳什卡说完，他蓦地抱住了她，一边伸手往她怀里乱摸，一边笑道：

“柳巴①，真有你的！把他掌握的足够让他送命的机密弄到手，他就是我们桌上的一盘烤鸭了。好，今晚我用烤鸭款待你。”

柳什卡被他挑逗得有点难以自持，忙挣脱身站了起来，低声说道：

“晚上再……。现在，我们得干正事。”

田更辛色迷迷地看着她那微敞的胸脯，道：

“正事不是已经早谈完了吗？”

“您到底对形势作何估计？难道东北真要陷入中共之手？”

田更辛止了笑，脸上换上了一副忧郁的神色，并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那么，华北也将成为战事的前沿了？”

田更辛喃喃地说：“只有求助于上帝的庇佑了。”他画了个十字，继续说道：“毛泽东一旦在东北取代了国府，和斯大林携起手来，自由世界就有可能失去中国进而失去亚洲。”

柳什卡又回到他身旁坐下，摇头说道：

“您这就预言错了。两雄难并立，克里姆林宫现在的统治者，和彼得大帝一样，不会希望他们的身边出现一个强

①柳巴，柳什卡的爱称。

大而统一的中国。”

田更辛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柳巴，您的头脑里总会跑出一些叫人莫名其妙的念头！您当然希望这样，甚至幻想着苏俄和毛泽东同室操戈，但是幻梦不会成为现实。”

柳什卡站了起来，伸出双臂，似乎在向全世界发表演说地说道：

“您不要忘了，外交政策总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克里姆林宫的继承人们总是会把彼得大帝作为民族英雄加以尊崇，并努力向他未能推进到的目标推进，再加上黄色人种的阿提拉和拔都西征^①的恶梦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因此，苏俄和中共现在的蜜月关系必然是短命的。”

田更辛正想嘲笑柳什卡，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法国教士闪了进来，毕恭毕敬地走到大主教的面前，交给他一张纸。

柳什卡伸出玉腕，代大主教接下，看了一眼那纸，脸上就变了色。

田更辛忙挥手让那教士退出，然后问道：“保定来的电报吗？”

“是的，雷主教发来的。轰炸毫无效果。”

田更辛象失了魂似地不知说什么好。柳什卡突然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道：“哦，我在保定郑锋将军那里发现了孔平章，他是大前天去的。”

^① 阿提拉，公元四世纪匈奴帝国的首领，曾统治东欧平原。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曾西征奴役过莫斯科公国，使其成为蒙古人的殖民地。